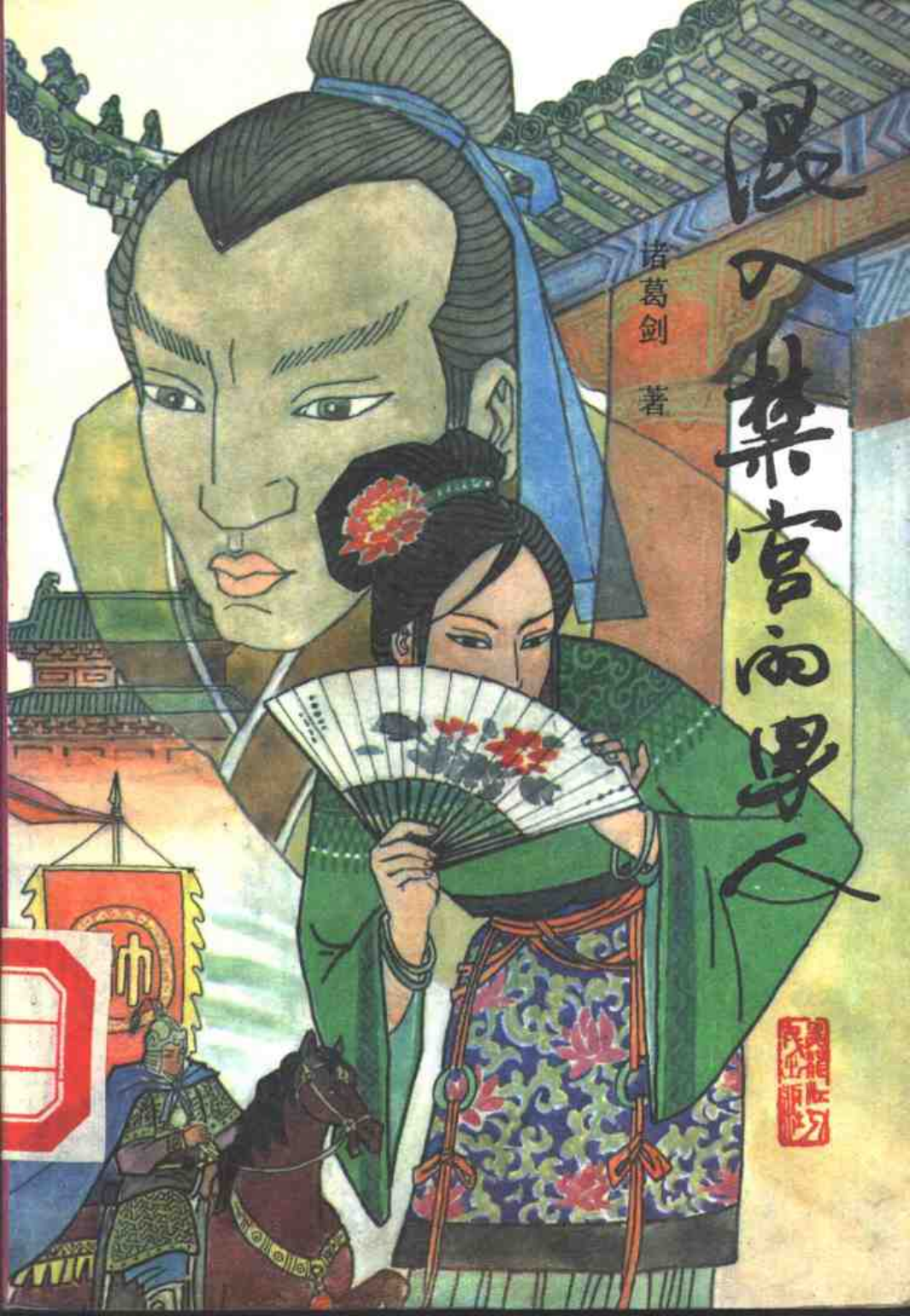


浪子禁宮的男人

诸葛剑 著



混入禁宫的男人

诸葛剑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哈尔滨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 吕观仁

封面设计: 王向群

混入禁宫的男人

Hun ru jin gong de nan ren

诸葛封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号)

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制版 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1/32 • 印张13 4/16

字数: 270,0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7-02181-2/I·402 定价: 6.80元

目 录

第 一 回	禅房意外逢美女 天差来临祸事多	(1)
第 二 回	男扮女装充秀女 嫔妃争宠斗心机	(23)
第 三 回	玉辉宁桢道心曲 高氏奉旨继储君	(39)
第 四 回	玉娟替兄登虎榜 彩球误中假情郎	(55)
第 五 回	曹燕娘趁机求婚 谢玉辉巧离险地	(66)
第 六 回	失储君忠奸奏主 施国法善恶并刑	(77)
第 七 回	谢玉辉兄妹相会 薛美英献方救主	(87)
第 八 回	花媚儿受刑招供 朱月仙一命归天	(99)
第 九 回	闻凶信国丈自缢 参圣主独占双魁	(107)
第 十 回	谢玉辉拜辞天子 朱梦熊计杀钦差	(115)
第 十 一 回	朱梦熊兵发临安 明声雷壮烈殉国	(138)
第 十 二 回	明氏女庄府谐姻 唐艳花金邦得宠	(164)
第 十 三 回	祥符县谢家团聚 金銮殿抚台告急	(177)

第十四回	兆华施勇初得胜 斑虎劫营遭伏兵	(192)
第十五回	酈贞卿沙场雪耻 谢玉辉巧赚军粮	(203)
第十六回	谢元帅落荒遇虎 三俊杰结义御敌	(218)
第十七回	闻边报郎氏出战 逞英雄姐妹建功	(240)
第十八回	宋天子兵临边城 莲花帐女将交锋	(255)
第十九回	郎一娘夜探宋帐 王兆华花棚施威	(275)
第二十回	朱梦熊危中遇救 明蕙君金营诈降	(303)
第二十一回	防祸患假作夫妻 除万虑真传片纸	(328)
第二十二回	王景星重围救帅 谢玉辉匹马衡兵	(345)
第二十三回	谢玉辉潼关复仇 金公主计破华州	(356)
第二十四回	明蕙君计盗阴书 三元帅排兵破阵	(374)
第二十五回	金公主回营救友 朱梦熊刎剑身亡	(397)
第二十六回	罗长勇回朝请命 宋天子班师奏凯	(408)

第一回

禅房意外逢美女 天差来临祸事多

诗曰：

流光荏苒辨春冬，治国安邦分贤佞。

良主立朝四方乐，昏君治世三界惊。

千秋霜叶留遗恨，万古雄杰谱新声。

几度停笔垂泣泪，奇缘一曲寄微衷。

话说大宋朝，自从高宗赵构皇帝南渡，便建都临安，今杭州城是也。直至宁宗赵扩皇帝，历六十八载。单表这宁宗之朝，帝王治国有方，群臣辅主勤力，四方安乐，一国升平，百姓们安居乐业，真有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气象。这都是朝廷安邦治国的大事，其果真与否，小子且按下不论。

却说河南洛阳府祥符县有一姓谢的大户人家，家主谢敏，字世容，曾任吏部尚书之职。这谢尚书述职以来，不惮冗繁劳碌，统辖朝廷官吏有方，为人清正廉明，举贤任能，不阿权贵，故而深得皇上宠信。常言说，凡立社稷，必贤佞与俱。这谢敏正想大展辅国之才，却遭一班佞臣的陷害，满纸谗言的奏折连上皇上。虽得宰相王辅力申强辩，然皇上一

时也难定是非。谢敏一气之下，上了道“臣谢敏才疏德浅，不堪尚书之任”的奏折，便致仕还乡了，时年四十有八。

高隐之后，谢敏倒也自享天伦之乐。他的结发之妻姚氏，四德兼备，生一子一女。这公子年方十六，名玉辉，字云卿，自幼聪明，十四岁时即为秀才，能诗善赋，锦心绣口，在洛阳一带小有才名；且长得貌若潘安，一表人才，性情温雅，酷似女娘。那小姐芳龄十四，名玉娟，字湘娥，真是貌比西子，才似班姬，每日慕其名貌而来一睹芳姿、求诗问画的络绎不绝。有诗一首道她的妙处：

洛阳城中一枝花，祥符县内谁不夸？

求画求诗盈府第，送屏送珍满官衙。

更有一件奇处：兄妹俩相貌一样，声音相仿，如同双胞胎一般。若玉辉着上红妆，竟被误为栾生姐妹。二人唯一处标志不同，玉辉手中有颗黑痣，而玉娟手中的痣是红的。由于兄妹俩才貌俱佳，故而人称之为“谢家双璧”。

放下玉娟，先表玉辉。俗云男大当婚。玉辉已近弱冠，又为名门，故而欲求佳婿者，纷纷遣冰人上门求婚。玉辉看在眼里，心中暗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为缔结鸾凤之理，可我今朝非要自择一才貌具佳的女子，方遂心愿。这天晚上，父亲将玉辉唤至中堂问道：“玉辉吾儿，今日有六家前来求婚，我看兵部尚书王大人的小女德貌兼备，且又门当户对，就订下此亲如何？”玉辉道：“爹爹，恕儿不遵严命之罪。只为如今正值开科大比之时，乡试之期就在十日之后，

理应倾全力于场屋，待儿取得功名之后议婚，也不为迟。”谢敏呷了口茶，沉思片刻，长吁口气道：“既如此说，就依了你罢。”

次日平明，谢府上下一阵忙乱，仆人们筹车备马，谢氏夫妇打点着给玉辉赴省城应乡试的衣物，分遣侍候玉辉的奚奴。中堂已摆好了为玉辉饯行的早宴。玉辉梳洗已毕，至中堂请过双亲早安。谢敏道：“儿呀，就此为你饯行，望吾儿场屋用力，无辱家门。”玉辉道：“孩儿记下了。”说罢入席。玉娟举杯对玉辉道：“愿哥哥早夺元魁！”玉辉举杯一饮而尽，望看妹妹道：“多谢妹妹一片美意。”闲话休叙，玉辉告辞双亲及小妹，起身赴省城应试。一路风尘，直向省城，正是，

从来愤志在书帙，今朝乡试去夺魁。

但得不负寒窗苦，好向蟾宫折桂回。

到了省城，歇息几日，玉辉便去应试。场屋之事，没甚可表，无非考些四书五经，诗文辞赋，但得主试首肯便好。玉辉乡试已毕，返回家中，静候放榜，七月二十七乃放榜之期，夺魁与否，就在此日便知分晓。日晡之时，仍不见动静。谢敏夫妇心中焦急，直至三更，仍在饮茶静候。玉娟见双亲焦急，在不住地劝慰，玉辉在书房也坐立不安。到了四更将尽之际，忽听得一阵锣声由远及近，直向谢府而来，接着便听得府门外一阵喧闹。这时，一个家人进来禀报：“老爷、夫人大喜，公子高中解元了！”谢敏与夫人闻报，喜出

望外，困倦顿扫。谢敏忙命家人：“快去唤玉辉来！”又命家人去请小姐。少刻，玉辉登堂拜见了双亲。谢敏道：“玉辉吾儿，难得你今日登了龙虎之榜，总算不负几年寒窗之苦。我儿今后仍须用心攻读，届时赴京师去夺状元的桂冠，这才不枉为人一世，也不辱我尚书门庭。”玉辉道：“孩儿谨遵父命。”父子说话之际，谢夫人忙吩咐家人，赏了报录人各五十两银子，又赏家人各五两喜银，人人接银称谢不迭。这时玉娟来见双亲，施礼之后，向哥哥祝贺道：“恭喜哥哥高中解元！愿哥哥他日入都大比，走马夺魁！”玉辉笑道：“多谢小妹。”

谢府顿时一片喧闹，直至天明。亲友同僚闻知玉辉中了解元，都登门贺喜。谢敏大排筵宴，款待亲友。宴罢，沿门回拜，又携玉辉去参揖试官。男女老少争相观瞻解元丰采。随即父子一行又去扫坟祭祖，待回府时，已是黄昏。正是：

青春举子人争羡，塞道填街观解元。

他日春闱赴帝邦，夺得状元衣锦还。

却说谢玉辉中了解元，一连应酬了几口贺喜之人，心中暗想：我本儒子，读书为本，如此下去，岂不荒疏了学业？因而便欲找个清静的好去处，安心读书。加之近日媒妁接踵而来，也着实令人生恼。到何处去静读呢？忽然想起有个远房婶母杨氏，年轻时死了丈夫，从此守寡。她家资淡薄，意欲修心而力不能为。谢敏得知她的心愿后，便为她建了座庵，

名唤“静修庵”。杨氏如愿以偿，得归佛地，好不欢喜。她自号妙禅，就近招了几个出家的女子。谢敏每月支给她柴米之费。玉辉以前曾去过庵内，很得婢母欢心。还依稀记得庵内那个小小的花园，十分幽静，花园旁有个空房，正好做书室。于是玉辉征得双亲允许，便带了一个家人，一个厨子，一个书僮，前往静修庵安身，用心苦读。这且慢表。

却说祥符县还有一显赫人家，家主姓薛名政，字登羸，曾是位翰林，因爱林泉之乐，便告退归乡。夫人程氏，生一子二女。公子名存仁，字笃义，二十有一，已娶康素鸾为妻，此次乡试也中了举人。长女美云，芳龄一十六岁，姿容秀美，性格温柔。次女美英，一十五岁，不惟有仙女之貌，且诗词歌赋样样会，书画琴棋件件熟，诸子百家，无一不览，兼且通医。这位二小姐深藏绣阁，尚未订亲。这一日，只因母亲久病初愈，要到庵里去还香愿，儿女们劝阻不住，只得依从。故此姑嫂三人都打扮一新，带着几个丫环，乘轿来到静修庵。

妙禅见薛府家眷前来还愿，忙领众尼出庵迎接。姑嫂三人服侍母亲到了宝殿，拈香拜佛已毕，被妙禅邀入客堂宽坐，饮茶闲话，有老尼自去准备斋筵。有一小尼佛名幽贞，年方十五，一见她姑嫂三人与自己年纪相若，又说得投机，便邀她三人到花园赏花。小尼支宾在前引路，幽贞陪着她三人穿幽径，绕曲廊，步秋林，尽情观赏花园中的景致。只闻得满树桂香，沁入心脾，眼前是满园鲜花，令人心旷神怡。薛家姑嫂久不出门，此时花前树下信步，笑语低低，好不开心。

玉辉此刻正在书房静坐读书，已听说薛家女眷到了庵中，便想偷看一看。往日对薛家小姐虽有耳闻，但不知长相到底如何。于是便到书廊之下绕了绕，又叫书僮去洗砚台。这时忽听得笑语之声由远而近，便隔着门帘观瞧，但只见：

引路的小尼姑春风满面笑微微，两位姑奴款款金莲紧相随。后面又一裙衩非处女，身材长大甚丰肥，长眉秀目貌端正，年纪约在二十内。两位处女，芳容美丽世间罕见，年少之女更是嫦娥下凡，令人心醉。只见这位少女：云髻堆鸦，官花插鬓，身穿黑色销金袄，八幅罗裙垂玉珮。香腮粉红映桃美，翠黛青含柳叶眉。朱唇一点轻启口，莺声燕语绕花飞。

玉辉看着，心中甚喜，呆立在书廊之下，目不转睛，心荡意摇，不由赞叹道：“啊呀，这女子就是薛府的二小姐吗？怎么长得这般美妙！”呆看了半天，便想上前搭话，但又一想，不妥；这样唐突西子，若是惹怒了她，再见无望了。若是我与她真有百年之缘，我该去请个媒人，亲造她府上谈一番。有空问问婢母，她必然知道这位千金一些情况。正在想着，只听“晓当”一声，见家人慌慌张张跑了进来。玉辉正要训斥，忽听门外有女人惊叫道：“哎呀，小姐，咱们快些走吧，这里有人住呢！”玉辉循声望去，正与那位美娘子目光相遇，惊得玉辉瞪目结舌，欲言不敢，欲罢不忍。那小姐看玉辉这副神态，忙回身对妙禅道：“咱们回屋吃茶去吧。”说着，众女眷回转身去。

却说玉辉自那日静修庵花园遇美女，便心中始终放不下她。经问婶母，得知那位美娘子确是薛府的二千金，名唤美英。她姐姐已许与裴礼部家的公子，只是还没有洞房花烛。玉辉听得美英尚未许配人家，心中甚喜。心想：我家也非等闲人家，薛政之子存仁与我曾同过窗，薛政与我父又是同年，交情甚厚。记得前些日到薛府去拜望他，他待我很是热情。不如明天就回家去，与二位大人商议。如果二老能同意，再遣媒妁去说亲，此段姻缘哪有不成之理？那薛政对我这等解元如若推托，他更招哪个去做东床？想到此间，玉辉不觉秀眉双展。听得门声一响，见婶母推门进来，含笑问道：“今日薛府的两位小姐来此伴母还愿，谅你已看到了，你看她二人相貌如何？”玉辉道：“意外相见，只怕冲撞了西子，哪敢细观？不过那位年少的二小姐确是倾城之貌。”妙禅道：“玉辉呀，我虽是方外之人，但你的心思我是知道的。我看你与那美英小姐确是天生的一对儿，且又门户相当，只要遣冰人去薛家提亲，薛家是定会允的。”正说着，几个小尼摆上菜肴果品，又给玉辉和妙禅各斟了一盅水酒。妙禅道：“贤侄，这盅酒权当给你道个早喜罢！”玉辉端起酒盅，一饮而尽，对妙禅道：“多谢婶母，但望天如人愿。”两人又闲话一时，见已是三更时分，妙禅便告辞而去。玉辉因心中有事，难以入睡，思绪绵绵，提笔铺纸，赋诗二首：

一榻书窗转未，月影窥帘，数声孤雁过遥天。也在林边，也在花边。相见尤教不解怜。你说无缘，还说无缘，钟声吹到小窗前。句亦难全，梦亦难全。

春也去，风急正秋宵。辗转不眠空漏永，清清独坐小灯摇，况彼向钟敲。

不知不觉中，玉辉昏昏睡去。次早起来，书童服侍玉辉梳洗已毕，便到观音殿上拈香。却值妙禅功课已完，只有几个小尼姑在扫抹香案。玉辉便上前参了佛像，然后到禅房向妙禅告别。随即命家人看守书斋，自己带着书童匆匆忙忙奔回家去。

到了家，玉辉先进书房问候了父亲。他本欲将心事禀明父亲，但又一想，此事关系重大，若贸然出口，父亲不允，岂不糟糕？不如先去对母亲说知。想到这，玉辉从容向内室走去。谢夫人听说儿子归来，含笑迎出门来道：“是孩儿回来了吗？”玉辉抢步上前，深深一礼道：“正是。孩儿今日回来，一是问候父母大人，二是有一事须要禀明。”谢夫人道：“什么事？孩儿且进屋说了不妨。”母子二人落了座，玉辉略一沉思，缓缓说道：“母亲，为了孩儿的终身之事，二位大人曾没少操心。可是冰人接踵而至，中意的女子却未有一个。说来也巧，昨日在庵内遇见一位女子，乃名门闺秀，她父亲官居翰林之职，与我父却是同年。薛翰林生有二女，长女美云，已许配裴家；次女美英，年方十五，尚未许人。我所遇而倾心者，正是美英。这样符一带我也见过不少的女子，哪有一个比得上美英？与其这样媒妁登门不绝，不如与薛家联姻，也省了许多应酬。母亲休怪孩儿执性，今世若非美英，我是决不娶妻的了。”玉辉说得言辞恳切，态度坚决。谢夫人见玉辉如此说，忙安慰玉辉道：“孩儿莫要着急，若是有

这般女孩儿，为娘的高兴尚且不迭，哪有不应之理？可这婚姻乃两姓之事，就算我与你父同意，那薛家的心思尚不得而知。孩儿，依为娘之见，我先与你父说知，看看他意下如何。他若肯时，再遣冰人提亲不迟。”玉辉道：“娘说得是，孩儿遵命便了。”

母子二人正说着，玉娟掀帘进来，向哥哥问了安。谢夫人道：“娟儿，看看你父有事没有，若得闲，请他过来，我有事要与他商议。”玉娟应了声，方要转身，谢敏走了进来，落座后，侍女献上茶。谢夫人移了移自己的椅子，含笑把玉辉的话说与丈夫。谢敏闻听，手拈胡须问道：“有此奇遇吗？那薛翰林与我是同年中的进士，平日交情甚厚，既是我儿对美英中意，明天就遣媒提亲便了。”夫人见允，十分高兴。玉娟也为哥哥高兴，道：“薛家与我家门当户对，两家通好，料来薛府无有不应当之理。”一家人又说了些闲话，同到堂中进膳。

翌日，谢敏梳洗已毕，即唤家丁去请姚御史来。将近午牌时，有人入报，说姚彬轿到。谢敏父子一齐出门迎接。施礼已毕，将姚御史请入内庭。夫人、小姐出来相见，然后侍女献上香茶。宾主双方落座后，谢敏道：“今日遣人邀请大驾光临寒舍，是想烦兄长作个冰人。你小甥玉辉年已十六，尚无佳偶。不是没有媒妁上门，而是玉辉这孩子十分执性，非要亲观后心里愿意，方才同意订婚。前些日在禅院读书，偶然见到了薛翰林的二千金美英，就看中了，故而将兄台请来。”姚御史听罢哈哈大笑道：“呵，原来是这等美差，好办，好办！既是解元亲眼所见，又是十分情愿，料来那女子

必是才貌双全。我一定遵命。”又执住玉辉的手道：“贤甥放心，我会尽力为你成全这桩婚事的。”谢敏夫妇及玉辉一同致谢。茶罢，姚御史上轿，直奔薛家而去。

却说薛翰林正在内堂陪妻舅程瑞林叙话。这个程瑞林，做过一任秀水知县，一次因收受两千两银子，枉断人命要案，被当时做布政的谢敏提参了一本，致使程瑞林在监狱坐了两个多月。后来多方使用银子，暗通门户，才又官复原职。一年后又升任为主事。他年已四十有五，是个地道的口蜜腹剑的小人。今日到薛府来，是探望姐姐、姐夫的。二人正坐着叙话，小厮忽报姚御史前来拜会，轿已到府门。程瑞林听罢，便入内室与姐姐闲话。薛翰林遂急忙冠带，迎出府门。寒暄已毕，宾主落坐。薛翰林问道，“贤弟光临寒舍，不知有何吩咐？”姚御史呷了口茶，语气沉稳地说道：“小弟此来，乃是受原吏部尚书谢公之托，有一事要恳请兄台。”薛翰林道：“贤弟有何事但说不妨，只要愚兄力所能及，决无推辞之理。不过我与谢公本是同年，又交往密切，何事他不径直来说，反劳贤弟大驾？”姚彬道：“谢公所托乃婚姻之事，不托冰人，怎好启齿？贤兄，谢公的公子玉辉你可曾见过？”薛翰林道：“是玉辉呀，见过，见过！论长相，论才学，在洛阳一带是首屈一指的。不瞒贤弟，我也早想把美英许配给谢家，只是怕人家回绝我，脸上无光，故而几次欲言又止。今日既是谢公亲自托人来求，正合我的心意。屈贤弟稍候片刻，我去与夫人商议一下，立即给你个准信儿。”姚彬笑道：“贤兄请便。”

薛翰林到了内室，见夫人正与其弟程瑞林说话，便兴冲

冲对夫人道：“夫人你猜姚公到此何事？”薛夫人道：“莫非又是下棋？”薛翰林摇摇手道：“非也。他此来是作媒人，为谢家的公子玉辉求婚，要娶咱们的美英为妻。若是夫人同意，我马上去回他一声。”薛夫人听罢又惊又喜，道：“玉辉那孩子你我都见过，真真不错的。既是御史来作伐，我看不如就把美英许配与他。”薛翰林刚要转身，可急坏了一旁坐着的程瑞林。方才听得说姚彬此来是为了与谢家联姻，心中便十分恼火。原来，一年前，他曾三次向姐姐提起美英的婚事，恳求姐姐把美英许配给他的儿子程毅。但薛夫人对弟弟程瑞林的儿子早有耳闻，那本是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子，每日只顾与一班纨绔子弟斗鸡博戏，问柳寻花，全不在书上用功，至今四书尚且有多半读不懂，更何谈诗文？把美英许配给这等浪子，岂不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吗？因此程瑞林几次提起，都被薛夫人回绝了。今日赶巧，听说姐姐要把美英许给谢家，他顿时怒从心头起。他恨谢敏险些置他于死地，他恨姐姐几番拒绝他的请婚。心想，我家程毅得不到美英，你谢家也休想得到。我岂能让美英嫁于这仇人之子？非拆散这对鸳鸯不可。见薛家夫妇喜形于色，他没敢贸然插嘴，此刻见薛翰林转身要去允婚，便再也按捺不住，立即起身叫住薛翰林道：“姐夫，小弟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薛翰林闻声转过身来，笑道：“自家亲戚，何必客套？有话只管讲来。”程瑞林面有难色道：“按理说，美英的婚事我不该多嘴，但好歹美英也是我的甥女，我巴不得她找个好人家享一辈子荣华富贵。然适才听得要把美英许与谢家，我心中甚为不安。姐夫与谢敏虽为同年，但谢敏的夫人如何，姐夫可曾知晓？”

薛翰林听出话中有话，便问道：“谢夫人到底为人怎样？你直说无妨。”程瑞林叹了口气，缓缓说道：“不说也罢，若如实说了，倒象是我有意为你们两家联姻设阻，将来还不落得满身的不是？”薛翰林闻罢急了，连催道：“哎呀，有话你就快快讲了出来，何必吞吞吐吐？”“好吧。”程瑞林落座，呷了口茶，接着道：“姐姐、姐夫难道没有耳闻？那谢敏的结发妻子本非良善之妇，丫环仆妇，哪个不曾遭她打骂？稍有不顺便驱出府门，或转卖他家。象咱们这等人家，要把美英许配谢府，岂能没有陪嫁的丫环？若是丫环仆人受她羞辱，美英岂能袖手旁观？美英若是因不平开口，必然冲撞婆婆，那谢夫人岂能善待美英？美英有苦难言，还要落个不孝之名，传将出来，对姐姐、姐夫脸上又有何光彩？世间才子并非少，何必将美英许与这等人家？”薛翰林夫妇闻听此言，一团高兴顿时一扫而光，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薛夫人忙问道：“这些话你都是听谁说的？”程瑞林见问，微微冷笑道：“这是我家新添的仆人对所说的，她焉能欺主？”薛夫人焦急地问丈夫道：“这便如何是好？”薛翰林道：“咱家前天不是新雇个女仆江妈么？她曾在谢府呆过，何不把她叫来问问明白？”薛夫人忙吩咐丫环去唤江妈。工夫不大，江妈来到。薛夫人急忙问道：“你曾在谢府作过活，你且说说谢夫人到底为人如何？”这江妈本是个机灵之人，方才听得说姚彬来此为谢家求婚，又得知程瑞林在此。在谢府时，曾听谢小姐言及谢敏参奏程瑞林，使其入狱之事，心知程瑞林必然趁机报复谢敏。又一想，这程瑞林本是个小人，自己又在薛家，他与薛夫人又是亲姐弟，我岂能实话实说？